

劉峙

捍衛月刊

中國郵政掛號第七三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六三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卅日

第三十三期目錄

參加革命戰爭之回憶.....劉峙

治兵蠡見.....陳安乾

三十四年之展望.....費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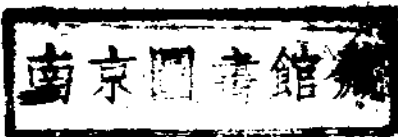
參加革命戰爭之回憶

劉峙

一、前言

總理孫先生，大錫智勇，生當濟季，外觀大勢，內審國情，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非推翻滿清，不足以言革新，奔走呼號，集結英俊卒有辛亥革命之役，創立民國，方圖建設，而伍列強，而國內軍閥，接踵跳梁，國外帝國主義者更逞兇焰狡謀。肆其侵略而未有已，為於此國十三年正山廣州，並收組本黨，以謀革命主義之徹底實行，殊大功未成，竟歸國八回長逝矣。我總裁將公秉承 總理遺志，艱難締造，終於奠定南廣，率師北伐，統一全國，收平內亂，更復領導全國軍民，與暴日周旋，苦戰七載，勝利在望，其臥衣衾之實乃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余幸參加歷次戰役，躬親戎行，目睹將公用兵之神，與其偉大人格之所以感名節者，實有不可思議之潛力，其戰勝攻取，所向無敵，詢非偶然，余追憶念餘年備荷誨成

重慶衛戍司令部
捍衛月刊社編行



，造此起端在日前。紀其始末，亦不勝枚舉。自炫也。蓋自民國五年，保定軍校畢業後，以其軍官派駐桂林，與馮玉祥北伐，余賴人，亟欲以前驅自效，奉委為粵軍第二軍第二遊擊統領，招收兵士，積極訓練，對陳炯明逆迹著。余部至韶關，奉命任大本營第六路軍支隊上校支隊長，五月入贛連克名，直追吉安，適陳炯明已舉兵，總帥蒙難，余奉命回師靖難，北伐遂告停頓。此總帥離粵，余亦經滬入閩，民國十二年，總帥回粵，余以討逆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兼司令部衛隊指揮，協同友軍防海，遊部討文炳陳炯明，率眾圍城，余督部守十五，廿二軍至，出城夾擊，大破之，此為余參加軍中戰爭之始。

二、廣東戡亂諸役

民國十三年，蔣公命余辦理廣東軍政，兼江督。公斯夕規畫，使軍校學生，為建立革命軍之基石，民國十四年，陳炯明於總督離粵北上之後，外則謀北京政府，內則勾結粵之滇軍，企圖消滅革命政府，分三路入粵廣州。時余任本軍教導團第二營營長，其戰於淡小及羊塘圍，而以棉湖一役為最烈。先，我於三月十二日，由楊馮進，運糧運軍志陸王定，黃江，集于河，二部來犯。蔣公命教導團第一團團長，進駐棉湖，令第二團團長大約守湖尾，壓退古路經湖之敵，而以粵軍計旅白棉湖北，抗狗肚等處剿擊之，十三日午前七時二十分，何團長率部至，順西之營，以第一營第三營為前鋒，第一營攻擊正面之敵，第三營進攻左翼，第二營及特種隊，控置第

二敵，為棉湖圍隊，跟蹤二百米遠，敵人數十倍於我，我第一營反復衝殺，斃敵無算，敵以正面不得逞，以強大兵力，襲我右翼，我第二營湖尾，敵不支，圖我第一營左翼轉移於會稽村東北向湖，敵遂侵入該村，距我團部僅三百米遠，何團長率余率部圍隊，敵遂渡小河迎擊，遂為我有，十一時，敵以不支，猛射擊，敵退，會稽村，遂為我有，十一時，敵頃兵又攻，何團長復率部圍隊，敵遂增加左翼，攻敵右側，並率團部人員及之連，遂擊退該敵，下午，敵又猛向我左翼包抄，余請援，何團長乃命以唯一僅有之學兵增援，至下午一時以後，戰鬥極其激烈，敵終不支而退，旋敵復以特種隊向我反攻，我中隊第一營及台營三營，奮勇衝殺，余率所部第二營猛力進擊，敵卒退，敵個戰局，轉危為安，當此千鈞一髮之際，何團長督率所部躬親奮戰於敵前，而教導第二團，敵團長於是日下午五時援攻和順於敵後，至此，敵腹背之擊，紛紛竄退，潰不成軍，棉湖戰役，遂以告終。蔣公云：「棉湖一役，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衆，禦萬餘精悍之敵其危實甚，萬一慘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滅，廣州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得，一戰此役之重要，實北伐成功之始基。四月，教導第一團及第二團，合編為黨軍第一旅，以何團長應欽兼任旅長，余以第一團上校銜團附，代理團長職務，六月，東江相定，楊希武劉雲，復在廣州謀殺，圍攻大元帥府。蔣公特電，率各軍圍攻廣州近郊，鏖戰六小時而風平，劉楊逃滬。時首先攻佔白雲山者，即余所率之第一團也。八月廢旅制，何旅長升師長，余繼任第一團團長，時惠州未破，餘率潛滋，湖西方面，陳炯明部，乘東江空虛，又由劉志陸部侵入，於我黨軍第二次東征，圍攻惠州，壯烈空前，雖克名城，

犧牲重大，旋洪逆兆麟親率萬餘人向我包圍，猛襲，復由鯉湖福湖一帶，夾河向我河壑攻擊，余以一團兵力，扼守河壑，與敵謝文炳李雲復陳傳等部，激戰數小時，乃指揮所部，突入南岸敵衆之間，敵紛紛潰退，洪逆至「遂失戰鬥力」，勝公云：「此實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制勝，轉危為安」，戰後，感慨不置云，民國十五年二月，余任教導師副師長兼參謀長。繼改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師，旋升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師長，駐防廣州，三月二十五日，廣州共產黨謀變，余受命鎮壓，旋即收平。

三、第一次北伐諸役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公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余奉命率部隨 公入湘，時方酷暑，渡湖艱辛，所部爲革命主義所召感，均能甘苦與共，無言勞者，抵長沙，受第八軍軍長唐生智指揮，克岳州蒲圻，乘勝直抵武昌，敵堅守，余指揮忠孝門紫金山武勝門開城塞之攻擊，於九月三、五、八日，凡攻城三次，戰况之烈，不亞惠州，正挑選奮勇隊，攜帶炸藥爬城工具，作第四次之攻擊，會孫傳芳蠢動，江西吃緊，總公令本師入贛，九月廿日，抵萍鄉，十月四日，連克永泰株樹豐城市汝等處，十一月，進圍南昌，奉命任章江門總勝門開城任務，翌晨，攻抵城下，以攻城器材準備未齊，猝難奏效，我第五團團長文志文死焉，是日總司令 蔣公，親臨視察，面授機宜，於次日拂曉前，全師爬城，由階級高者，依次領導，前仆後繼，亦未奏功，我第六團團長張漢章陣亡，是夜復挑奮勇隊一百名，以中校團附熊綬雲任隊長，并偵知德勝門外，敵火藥庫內，貯有炸藥甚多，令奮勇隊加帶炸藥，潛往燃

放，詎爲敵所覺，向我猛烈射擊，並紛投擲手榴彈，我奮勇隊及爬城隊，傷亡甚重，我炸藥亦僅運達半數，雖經我奮勇隊長熊綬雲奮勇裝置引火，終以藥量過少，城門未全破壞，攻勢頓挫，熊團附綬雲重傷，殞命，總司令 蔣公，乃令本師繞道奉新，並令余率第二軍指揮官，指揮第一二兩師進攻南萍鐵路之敵，直達吳城，俘獲甚多，贛局略定奉命率部入湘，民國十六年一月，與盧香亭部戰於龍游縣屬之游埠，搗其巢穴，我第六團團長鄧俊力戰陣亡，旋進抵桐廬縣屬橫村埠，擊潰敵主力，佔領杭州，二月十八日，沿滬杭路，進抵黃龍橋附近卅四號鐵橋，時敵畢應澄部第一百卅七旅及一百卅九旅，共約五六千餘人，沿錢塘河運糧河東北岸構築堅固工事，恃險據守，余以河深水急，渡河材料，一時不易搜集，決心以吸引敵之主方於松江以西一帶地區之目的，暫取防禦，相機轉移攻勢，廿日午前四時，敵增援部隊到達，火力漸熾，且以鐵甲車，于卅一號鐵橋東端向我射擊，余知正面攻擊，不易奏效，令第四團由廟前近渡河襲擊敵之側背，使我正面之作戰容易，激戰至廿一日晨六時，敵經我奇襲部隊之有力威脅，紛紛潰退，我遂乘勝克崑山太倉，進據瀏河，奉命移駐上海開北江灣吳淞一帶，担任交通警備，市民開歡迎革命軍大會，不期而集者五萬餘人，旋移防鎮江，担任沿河守備，與江北岸之敵對峙，四月，余率部再經崑山常熟，五月進擊江北之敵周蔭人部，克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甯等縣，進擊至灌雲縣旋復手令其連水淮陰開駐江都，值 蔣公下野出師，敵會孫傳芳以有機可乘，傾部南下，余奉命在高郵掩護友軍撤退，于任務完全達成後渡江。奉命開駐杭州整理，余率第四團，先行其餘各部隊駐武進，令由副師長徐庭瑤率領續進，孫傳芳嚴我沿江警備兵力薄弱，竟于八

月廿六日，俱其主力約三四萬人，于大江一帶渡江，佔領棲霞山、龍潭等處，期一舉搗我首領，恢復江浙，而我則不特京滬路一帶兵力單薄，且因總司令蔣公去國，士氣不免稍稍消沉，同日午後七時卅分，徐副師長庭瑤，于常州車站，奉白總指揮官陳立煌指揮，即向鎮江前進，廿七日午前五時，本師第五團到龍潭與敵接觸，戰約一小時，首先挫敵，迫其退守江邊，俘敵旅長趙國蔭及其官兵千餘人，軍用品尤多，嗣敵增援，火力漸烈，我第五團團長李延年報告，以子彈告罄，正面廣闊，勢將不支，該團第三營，復領包圍，至廿八日午後十一時卅分，卒因友軍全綫後退，亦不得不暫向麒麟門方面轉迴，雖損傷甚重，但各級官兵，均知此役為黨國存亡所關，咸能奮不顧身，與敵反復衝殺于東湯鎮烏龍山、龍州、棲霞山一帶，敵終不得逞，時余率第四團方到杭州竺橋，聞訊，疾返鎮江，奉白總指揮官命令，任為前敵指揮官，所有前線各部隊，悉歸指揮，遂于廿八日午後三時，率第四團原車向龍潭前進，詎夜間行抵山口市附近，驟與我後退列車相撞，出軌，我官兵傷亡約三百餘人，余頭部亦重傷，血流被面，是時，前方情況不明，官兵紛至沓來，殊形混亂，余以此役關係重大，不暇自顧，隨即部署警戒，扼守要點，并報告知龍潭衛師長立煌，但電話已中斷，即鎮江南京間交通亦完全阻絕，詢知龍潭已失守矣，一面電話報告鎮江白總指揮，以兵力過少，決心暫在山口市附近，選擇陣地，暫取守勢，廿九日午前八時，敵攻擊我前進陣地，并繼續向我發生陣地攻擊，余時巡視前綫工事，望山口市之天橋附近，立令第四團進入陣地，開始戰鬥，十時，我第三師之第八團及第一師師長鄧振銓率第二團，先後到來，其第一、第三兩團，亦

在運輸中，即命第三師之第八團為總預備隊，第一師師長鄧振銓率領所部由下蜀出發，經錫山、銅山、羊山以向地區，向虎頭山、青龍山前進，威脅敵之右側背，并設法與南京方面之我軍連絡，激戰終日，敵我均無進展，而我守山口市之第四團，傷亡甚大，余至此，深知我軍兵力較敵劣勢，若不以革命精神，下有敵無我之決心，轉移攻勢，如敵後續部隊源源而來，前途不難想像，遂乘夜變更部署，調令激颯各部隊，務必奮勇直前，期于明（卅）日轉移攻勢，壓迫敵軍于長江南岸而殲滅之，至卅日晨四時，敵忽向我全綫進攻，激戰至午前八時，我山口市村正盤山第四團方面，及第六十三團刁家樓陳家店王家橋之綫，因傷亡過半，一部被敵突破，余恐因此波及全綫，親赴前綫督戰，并指揮第五十八團團長桂永清率部協同第四第八兩團，恢復山口市村正盤山一帶陣地，戰至午前十時，敵勢益猛，彈中我司令部，傷傳令兵，余親率隊與敵反復衝殺，士氣大振，午後二時，敵漸不支，向江邊潰退，當令全綫追擊，並報告白總指揮，比奉令第一師第二師第廿二師第廿一師之第六十三團第三師之第八團及第五十八團均歸余指揮，肅清柴州以東之敵，至卅一日午後二時，殘敵肅清，斬獲無算，是役余倉卒奉命，指揮各部隊，均係陸續加入戰鬥，而又以情況不明，指揮運用，多感不便。全恃精神，以克強敵亦云幸矣。旋余改任第一軍第一縱隊指揮官，繼任第一軍軍長，就職于上海防次，時中央已決定乘敵潰敗，繼續北伐，余奉命率部，沿津浦線北進，時敵反攻甚猛，我第二師由副師長徐庭瑤率領，始終扼守臨淮關，以利各軍之再度進攻，遂克蚌埠直向徐州前進，時敵總指揮陸殿臣所部兵力，不下十萬，退守徐州，構築工事，希圖固守反攻，余率第一師蔣鼎文第二師徐庭瑤第二十二師胡宗南各部

向徐州方面擊前進，敵炮火頗烈，幸我官兵用命，奮勇衝殺，卒將敵擊退，當進擊間，敵以大隊騎兵繞我側翼，全軍幾得動搖，我第五團團長程式力戰死焉，余當重新部署策勵將士繼續衝破敵，克復徐州。

四、第二次北伐諸役

民國十七年三月，蔣公復職蒞徐州繼續北伐，余奉命為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總指揮，仍兼第一軍軍長，轄第一第四第九第十軍（第一軍副軍長為蔣鼎文第四軍軍長為繆培南第九軍軍長為顧祝同第十軍軍長為楊勝治），于四月一日開始北攻連克魯南各要點時張逆宗昌，因所部挫敗，傷亡甚重，欲重整旗鼓自親自指揮，就大津口泰安界首之綏既設陣地，憑險扼守企圖作最後困獸之鬥，戰况激烈可知，我軍自廿七日起向之攻擊。第九軍首先大津口第四軍於廿九日克界首同日第一軍圍攻泰安全線第一線觀察，知泰安城堅，非旦夕可下，乃以第一軍之一部整為泰安之敵，其餘大部，悉以濟南為目標，追擊前進，五月一日，克濟南，二日，泰安敵降。正整頓所部，向膠濟路推進，日本軍聞，忽於三日向我挑釁，造成濟南慘案，余承蔣公之命，忽辱策劃，與之周旋，事態稍免惡化，但原定北伐計劃，不得不有所變更，余奉蔣公命以李延年團協同方振武等之蘇旅守濟南，抵禦日寇，餘部退鎮南袁州等處，我北伐大軍，由濟河方面渡河前進，克復北京天津，其留濟南部隊，與日寇戰，緊要敵鋒，敵始知革命軍為不可侮，圖關外易轍，全軍一統，余首請募兵，縮編所部，八月，奉蔣公命任第二師師長，就職於徐州，是年冬，樊鍾秀部作亂於魯豫邊境，余與鹿鍾麟部，合圍平之。

五、中原靖難諸役

民國十八年春，湘省有變，西南不靖。余奉命西征，任討逆軍第一軍軍長，軍次武穴，升任討逆軍第二路總指揮，仍兼第一軍軍長，四月五日率部進佔武漢。十月，中央以西北不奉命，討之，余奉命，率第一軍之第一第二師，獨立第三旅，第二軍之第十一師，獨立第四旅。南陽守備隊之新十四師，預備隊之第三師，獨立第十二第十四，第五第六旅及飛機第二隊等，以伴攻策應友軍作戰，待機以主力由襄樊方面截擊，敵軍主力，再向白河方面追擊前進，并佔領之，（第一軍軍長為顧祝同，第一師師長余兼任，職務由副師長徐庭瑤代理，第二師師長顧軍長兼，獨立第三旅旅長為李雲杰，第二軍軍長為蔣鼎文，第九師師長蔣軍長兼，第十一師師長為陳誠，獨立第四旅旅長為羅霖，南陽守備隊司令及新十四師師長為楊虎城，預備隊司令及第十三師師長為吳斗寅，獨立第十二旅旅長為彭進之，獨立及十四旅旅長為彭啓彪，獨立十五旅旅長為唐雲山，獨立第十六旅旅長為鄧英，飛機第二隊隊長為張有谷），編第一軍軍長第一第二兩師，于十一月四日，奉命調由勵城向密縣攻擊，而以第六師趙繼勳部，歸余指揮，戰鬥於十一月八日開始，時西北軍出潼關者，為孫良誠宋哲元龐炳勳等部，出荆紫關者，為劉汝明李金白馬鳳翔師及曹編第一師唐部出鄖陽光化南漳者為張繼田金凱等部，戰至十二日，南漳之獨立第四旅易圍，以傷亡過重，四面受敵，放棄南漳，同時襄陽樊城新野南陽鄖陽一帶，戰况均頗激烈，由是屢進屢退反復衝殺，至廿二日敵漸減，余策勵各軍，轉取攻勢，乘勝猛追，至廿九日，先後佔領荆紫關光化一陽保康，豫鄂邊境逆部，悉告肅清，

戰事遂告結束，旋又有羅山漯河之役，余奉命率第一第六第九
 師第一第十三師及新編第四師之兩旅，暨特種兵一團，飛機三
 架，鐵甲車二列，轉師北上，十二月十九日，抵東雙河，二十
 日，克羅山，適大雪，天寒地凍，雪深數尺，道路不辨，士
 兵多有凍斃者，余命選擇陣地，暫取守勢以待敵之來攻，敵果
 不備所料，盲目猛衝，且一星期之久，我雖稍有傷亡，而敵已
 凍斃屍野，造成無可挽回之戰路上的錯誤，至十九年一月，一
 省，敵銳氣已衰，我全線乘勢猛攻，直逼漯河，九日間，造成
 於是不遠隨海津浦各綫之戰起，余奉命討逆軍第二軍團總指
 揮，統率趙炳文趙錫藩陳繼承朱紹良馬鴻逵楊勝治
 馮麟斐張治中王均李雲杰等部，由臨海路進擊，克歸德，俘其
 總師長高慶普，再進，俘其總指揮兼偽河南省政府主席萬選才
 及第一師師長徐庭瑤，並獲大捷，惟戰鬥異常激烈，雙方傷亡俱重，代
 理第二師師長徐庭瑤在崇信負重傷，時津浦綫被敵猛襲，曲
 阜等州，被圍，當西告急，余復奉命由睢縣境，轉師北上，指
 揮齊鼎文張治中胡宗南等部，將石友三等逆部擊潰，八月，余
 奉命赴津浦路指揮，解曲阜兗州圍，遂以陳誠夏斗寅馬鴻逵師
 ，往中路，蔣光鼐蔡廷楷師，及騎兵旅任石冀，馮軼斐楊勝治
 及山東警備旅三旅任左翼，另以許克祥師及騎兵團為左側隊
 。敵軍數日，收復濟南，平漢兩綫，取得聯繫，余又
 奉命轉平漢綫正面指揮，十月，克新鄭鄭州，收降吉鴻昌梁冠
 英張印相張占魁，分別授以總指揮軍長師長等職，戰事結束余奉
 命赴河南省政府主席，民國廿一年一月，奉命兼陸河空軍總司

令開封行營主任，五月粵省政變，石友三乘機於順德復叛，圍
 佔平津，與粵呼應，並與赤匪勾結，余奉命為剿赤軍南路集團
 軍總司令官率顧祝同陳繼承劉鎮華王均唐雲山各部與路集團軍
 總司令官張學良部討伐該逆，連克冀境各要點，親督唐雲山部
 攻克順德城後逆部遂全部撤械，十一月，開封行營撤銷，改任
 駐豫特派綏靖主任，仍兼豫省府主席。

六、討赤諸役

民國廿一年冬，余奉所部，連克所謂豫鄂皖三省蘇維埃重
 地之新集金家寨諸匪巢，蔣公特令以新集改經扶縣，以示紀功
 之意，余實愧不敢當也，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余奉命至撫州，
 兼任撫信剿匪督辦，督剿贛東南赤匪，旋以華北形勢緊張，復
 奉命返豫鎮撫，民國二十四年，余受任為陸軍上將，以黨國多
 難，強鄰逼處，欲卸去政務，專治軍旅，因向中央辭去豫省府
 主席奉命改任豫皖綏靖主任。

七、西安靖難之役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楊劫持蔣公於臨潼，發
 生西安事變，時余巡視江蘇之贛榆，檢閱駐軍野營演習，聞變
 驚痛萬分，先電令駐陝縣之樊崧甫軍，星夜入潼關據守，余隨
 返汴指揮各軍沿隴海路西進，遇叛軍於華縣，中央亦以張楊叛
 迹顯著，於十六日推何敬之先生為討逆總司令，由國府下令討
 伐，次日國府令派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一戰而克華
 陰縣，乘勝收復赤水，二十三日，叛軍企圖渡渭河襲擊我東路
 軍前綫部除之側背，比經擊退，叛軍見討逆之聲盈天下，知犯
 上作亂之罪不可逭，同時為蔣公之偉大人格所感召，由張禮

送返京，當晚飛抵洛陽，余當晉謁，不禁熱淚盈盈下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中央以張揚部屬尚無悔悟真誠，聯合匪類，仍圖頑抗，特派余為前敵總司令，統率五個集團軍，四個預備軍，繼續戡亂，以顧祝同蔣鼎文朱紹良陳誠衛立煌分任一二三四五集團軍總司令，以徐源泉孫連仲馬鴻逵龐炳勛分任一二三四預備軍總司令，圖又以孫震為五預備軍總指揮，以毛邦初為空軍指揮，余設行署於洛陽，兼用政治方式，使叛逆覺悟來歸，叛逆見我統率大軍，勢不可侮，知難逞其野心，僅在渭南赤水一帶，發生前哨戰，即漸撤消退北三原一帶，且彼脅從將領，紛紛反正，戡亂任務，於焉完成，東北軍全部，奉令開豫，歸余負責整編。

八、抗戰之役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軍興，余於八月初赴首縣向委座請示後，隻身到石家莊保定觀察并與前方將領商洽諸重要措施，隨即派備八月十日率領幕僚人員北上於十二日，進駐保定，部署軍事，十五日，行營徐主任永昌轉示，蔣公電話，南口方面吃緊，除已派衛立煌率第十、第八三、第八五師，前往應援外，平漢方面，應即發動伴攻牽制之，當令孫連仲部，抽調一旅，以一部威脅坨里一帶之敵，并警戒我翼側，主力經周口店向王平口千軍台之綫伴攻鐵路正面，應向良鄉伴攻，惟斯時戰鬥序列，尚未奉到，指揮系統，未能確定，部隊集中地點，隨時奉令變更，一切均感棘手，旋奉蔣公電令，敵定刪日向我平漢正面進攻，着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負責固守涿州、定興、新城、徐水，第三軍會萬鍾所部，負責固守定縣、新樂、曲陽，第二師鄭洞國第廿五師關麟徵所部，負責固守保定

高陽滿城完縣，第八十五師師長陳鐵所部，負責固守涑水易縣，以上各部，統歸余指揮，當即轉飭各部遵照，并鑑于固安方面，僅有鄭大章騎兵兩連，保安隊五六十人，兵力極感單薄，復呈蔣公，請令第五十三軍萬福麟，以一部推進永清固安之綫防守，及孫連仲派兵一團，赴固安附近協防，二十日，余始奉命任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孫連仲副之嗣復奉令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即督率各部隊，構築工事，復奉令獨力向良鄉積極進攻當即督飭孫連仲部施行，孫軍於廿一日在琉璃河北以開各莊沙鍋一帶，與敵接觸旋激戰於車營平頂山南大寨霍家莊一帶高地，演成「房山之戰」，敵亦於廿五日以飛機大炮猛攻我口頭村南窪一帶，我軍死傷頗為慘重，旋保定行營，基於統帥部頒發之訓令第三號指導計劃及實際狀況，策定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實施方案，余遵照此方案任左地區部隊指揮官，判定敵將由固安方面強渡，為中央突破之計，我軍為第一戰區防禦待機反攻之目的以必要兵力堅守大清河於寶店房山等處，配備有力部隊為攻勢防禦，九月十四日敵果以大隊飛機及大小砲數十門，向我東西楊莊陣地轟擊，至正午十二時，全陣地被毀，萬軍馮占海之第九十一師于十五日棄守固安，向雄縣轉進，我河防陣地悉被破壞，當時裴昌會之第四十七師馳援大清河亦寡不敵衆，敵軍大部渡過永定河，復以一部包圍孫軍，同時以大部壓迫我大清河一帶之裴師及會軍，我軍雖奮勇阻擊，死傷重大，而敵仍節節向我進逼，并包圍我涿州一帶之孫軍，我正面各部隊與敵鏖戰，極為猛烈，因敵空軍不斷來襲，交通全被破壞，各部隊聯絡全失，經逐次抵抗苦戰結果不得不遵照長期抗戰之戰略，轉進繼策定保定會戰計劃，頒發施行，惟因營業縣南之沙河鐵橋，被敵機炸毀，白晝行軍，又復困難，

援軍，均未能及時到達，實際担任保定作戰僅第五十二軍之第二師、第五師及第十七師正副旅七十公里，其餘由我軍回之第三軍第五十七師各部隊，收容多未就緒，敵軍於廿日已跟蹤至保定，飛機及戰車聯合猛烈衝擊，廿一日我前進師團，敵突破，廿二日曹何一帶主陣地亦被敵摧毀殆盡，廿三四日，敵軍保定城郊一帶，我軍雖奮力抵抗，繼之以肉搏，至廿五日未全擊退，戰事遂暫告終止。

十月，奉令兼任軍事委員會第一區陸軍督練主任，設公署於南陽，兼遷洛陽，仍兼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指揮豫西軍事，民國二十七年夏，受命為鄂湘川黔邊區主任，第五預備軍司令長官，鎮守宜昌，十一月，我軍放棄武漢，余担任江漢兩河警備，及收容整理部隊，救濟難民，搶運物資，構築工

治兵蠡見

治兵蠡見問題，聞嘗涉獵羣籍，咸側重於流御指揮方面，存就兵之涵義，關於兵之本體和能與此效果，聞治兵之大要。

兵之涵義，頗為廣泛，通常意見者，列舉數條詮釋之如左

一、指軍人兵士武士兵卒武夫勇士言，我國舊稱爲兵或稱爲兵丁，兵卒，其實軍人爲丁，百人爲卒，是有區別，現在又稱爲士兵，照軍制上說，兵是最初步的兵丁，有二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之別，士兵比兵要高一層，分爲下士中士上士，這是最單純而廣的說，亦就是指充兵的人而言。

二、指軍器而言，例如秦軍與一兵一而走（孟子）的兵

壽，封鎖河道，悉心規劃，幸完成各項任務，敵不得逞。民國二十八年，奉命調爲重慶衛戍總司令，值敵機狂襲市區被炸尤烈，余督率所部，從事防空疏建救護保安等工作，以迄於今。

九、結語

國民革命戰爭先後凡二十年，我全體將士或苦戰援命，或斷財折肢，不知凡幾，輝煌戰績，照耀史冊，忠魂毅魄，長護河山，堪與我黨國共垂不朽，要亦非我蔣公之作育薰陶，鼓舞奮發，不克至此，可謂難矣，方今強寇壓境，國難嚴重，雪恥報仇，尙有待於革命精神之發皇，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用述前轍，以勸後起。

陳安乾

是，這是指兵所用的武器。

三、指軍隊言，由兵器二字引伸而來，乃指某一國家的武力，例如抗一兵一相加，則長者勝（老子）的兵是。

四、指武力言，就是指武力的支配，例如一兵一權、及阻一兵一備安忍（左傳）的兵，都屬此義。

五、指軍器言，例如六韜中有兵道篇所說的兵是。

六、指戰爭言，就是打仗例如晉楚治一兵一過於中原（左傳）的兵是。

七、指兵法言，就是戰略用兵舉例如一兵一者說道也（孫子）的兵是指用兵的方法。

綜合以上諸說，一二三各條，說明兵係指人器及組合的軍

隊，乃兵之本體，四五兩條說明兵為威力的集體，乃兵之本體，六七兩條，說明兵為戰爭的方法，乃指兵之效果而言，就本體研究係是兵，即兵制之學屬於軍政，就本能研究係精兵，即兵訓之學，屬於軍訓，就效果研究，係用兵，即兵法之學，屬於軍令。

要談治兵的問題，對於上述三大項，均係由兵之涵義演繹出來的對象，分別闡述其所見。

第一 兵制

兵制之範圍甚廣，歷史很長，各國情形及時代演變亦不一致，約而言之，不外乎兵員兵器裝備及其組合三大要素，本此要素而律定軍隊之編制，則兵制之主要事項，業已確定，其他事項自可迎刃而解。

先說兵員，就其注意到它的數量和質量兩項，最好引我國先哲的話來說明。

蘇軾曾說：「……無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又說：「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應認上策）他主張國家養兵不可太多，養兵須與以教育，這就是國家要設法若干常備兵的意思，又主張兵源要出於農，兵民分則兵之素質日劣，他的主張完全是反對募兵，要推行徵兵。

馬端臨在通考自序中說「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然其季世則兵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這是他舉出募兵制度的弊。

更就世界列強的情形來觀察

納粹德國的前身，在一八三三年由普魯士王國開始施行徵兵以後，威羅第又加以擴充兵員多而強，先後戰勝了奧法，成立了德意志帝國，第一次歐戰後，雖受凡爾賽條約加以限制，禁止徵兵，但其中暗寓兵於民，造成全國皆兵的形勢，所以能夠發動此次的大戰。

蘇聯於一九二二年制定徵兵法，寓兵於工農，所以能造成強大的國軍，此次和德國抗戰能夠轉敗為勝，用強大的兵力施行反攻，實由後備兵力充實之故。

英美諸邦從前對於徵兵不甚措意。採用志願兵制度，大戰後亦勵行徵兵，至於倭寇自一八八〇年制憲採用徵兵以至現在，更不遺餘力，以遂其侵略之夢。

我們鑒古觀今，知道我國在二千多年以前，早已實行徵兵制度，試一回溯不難推知，惟自唐代府兵廢弛後，一直到民國二十五年以前，却在募兵制度中兜圈子，如宋之禁兵廂兵，明之民壯，土兵，清之練軍湘軍淮軍，這些歷史可說是兵制黑暗時代，民國十八年開始擬訂了兵役法草案，廿二年六月十七日公佈，廿五年九月八日國府令告推行徵兵制度，嗣後兵役機構次第成立，這是我國兵制改良之先聲，未幾即發生抗戰，兵役法令雖迭經改良無如「徒法不足以自行」，兵源仍感極端的枯竭，應為何改進之則軼出兵制範圍之外，毋庸具論也。

次說武器裝備淮南列解說「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勿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贖則爭，爭則強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草而為甲，鑠鐵而為刃」可見初民時代戰爭尚須割草為甲以為防，鑠鐵為刃以為攻，現在戰爭日益頻繁擴大所需要之武器裝備，日益增加，與兵同為重

要，兵器裝備落後的國家，不能算足兵，作戰自感困難，這一點是值得我们重視的。

裝備包括軍隊中一切的機械器具，分言之有火力裝備通信裝備裝甲裝備衛生裝備化學裝備及機械化裝備等，欲求其充實，固然需要軍需工業之發達，惟兵制之革新，與裝備實有密切關係，十五六世紀兵制之改良，由於火藥進步十九世紀兵制之改良由於蒸汽與化學之發達，現在各國兵制之革新，由於機械化進步近來有人主張廢除兵科之議，完全係由於裝備革命所致，兵對於兵員徵調固然重要，同時對於裝備之充實與革新，亦須兼顧並顧。

兩次言兵員與裝備之組合，兵員充足裝備完善兵制之能事大備，可作戰乎，曰，猶未也，必須將兩者組合而運用之，組合就是使兵員能夠運用裝備，治兵者對於「現代軍事技術」，須格外重視，為現代飛機大炮戰車以及火箭炮火焰放射器雷達之類，必須使兵員能以運用之，方可從事於作戰。

第二 兵訓

照前節所述，要使兵員能夠運用裝備，須注意現代軍事技術，乃兵訓之事，兵訓以兵學為基礎，顧其領域，頗為廣泛，不外基本的與應用的，通常為學習及使用上便利，每一個國家對於軍事學術，須按照它的國情和世界趨勢編纂典範令，頒佈於國軍，使之學習熟練，其次則依照現代戰爭趨勢參攷以前作戰所得經驗和教訓，編纂各項軍事教程，並融合典範令之精神，為廣博之研究，此兩者為純粹軍事學術，係兵學的基礎。

關於典範令及軍事教程之旨趣如左
典是典型典則，乃軍事動作之基礎，如各兵科操典是，

典中的綱領，為建軍之根本，所規定的制式和法則，都一本有過去訓練和作戰的經驗總結得來，亦就是前人的經典。

範是範範範圍，乃軍事技術的基礎，如射擊教範築城教範以及爆破流道架橋通信等，莫不有教範是，它的內容包括科學的原理，如數理化各種，須分析清楚，教範的作用分為兩部分，一係說明學理，係科學的，就是要「知其所以然」另一部分係應用學理，從事於實施，係技術的就是要「行其當然」。

令是法令，乃軍事實施的基礎，如軍隊教育令作戰教令陣中勤務令軍隊內務條例陸軍禮節條例審判勤務陸軍懲罰令等是，它所規定的都係「應該」或「如何」去實施，而不必向其「為何」去實施，因為這些事情，都係經過縝密的及虛融合經驗與學理所規定出來的，所以應該照到規定的實施方法去做。

至於軍事教程內之繁瑣，它的主要條件須活用理論隨時代而進化，能夠推陳出新，「國學雜誌第一期記」：「一切過去之研究，如不切於現代與未來之事實，則屬無用，軍事學非空洞之理論，乃為有條件之學術，例如戰術與兵器諸科，均為有密切關聯之學，而此等學術又與其它科學有關係，如果科學進步軍事學不革新，則陳腐無用，故軍事教程須一方面利用現代科學與哲學之理論，一方面又互相連繫，方能因應作戰之要求。

第三 兵法

兵足矣，兵之學術充足矣，把它使用於作戰，叫做用兵，兵法係用兵的原則，乃經古不變之法則，拿破崙曾說：「兵法基於原則，違悖原則者，必得惡盡」，用兵之原則，係根據基本原理及思想而來，例如孫子為我國兵家代表，克勞塞維茲為

西洋兵家代表，他們的兵法「用兵原則」各有他的基本原理及思想。

孫子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他的思想係王道主義，所以產生「伐謀的兵法」克氏主張「直接殲滅敵人」他的思想係霸道主義，所以產生了「伐兵的兵法」，在世人心目中，推崇他兩人為兵學大師，他們由於所處時代背景之不同，於兵法上各樹一幟，實非加輕，惟最近代某西洋軍事家說法：「兵法不難，而且要能避戰」又云：「無戰鬥之戰爭為兵學之上乘」與孫子「主張詔台，孫子一書，有一兵學聖典」一世界第一兵書」一稱，吾國完哲，張良韓信曹孟諸葛亮蘇老泉土刑公岳武穆劉伯溫曾國藩蔡松坡諸氏，對於孫子都有深刻的研究，可見其價值之偉大。

兵法係應用科學之一 根據它所指示的規則，來確定軍事主義，此為用兵之要件，每一現代國家必有它自己的統一軍事主義，方能發生統一的軍事行動，各國之軍事主義，須由軍令當局派出來，例如「國」避克東西兩面作戰」的主義，及

三十四年之展望

時序已經臨到民國三十四年了，一切關係和國內的情勢，都踏上一新的階段，我們展望這一年的態勢，實感覺無限的興奮。

納粹德寇西線的反攻，已經崩潰，東線亦陷於絕對覆亡的局勢，大概不出數月，歐洲的和平，一定可以實現，雖然希臘內部有點小波折，但現在已戡過去，因為希特勒倒台之後，美蘇英三巨強，一定能夠以和協的精神，處理歐洲諸問題。

法國以前「守勢作戰」的主義，均有傳統的培植，並非偶然的事實是。

兵法活活的東西，貴乎運用得宜，岳武穆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茲就兵法中幾項重要的原則指出數項以資用兵者之體驗。

- (一) 精神因素高於物質，(二) 一切情況必須先知，不
- 但要知己知彼，且須知每種因素之因果關係及變化，(三) 要主動和機動，(四) 要靜而迅速和秘密，以水穩足與敏捷，(五) 要創意以求變化，(六) 要獨斷與協同，(七) 要聯絡與持久。

綜以上各節，可見治兵能從兵制兵法二方面着手，然後方可收足兵精兵用兵之功，戰無不勝，願尚有一義，應為吾人服膺者，「治心為治兵之本」一射有億萬人，因為有億萬心，仍不免於崩潰，古人有「衆志成城」之說，現代有「精神總動員」之舉，曰「衆」曰「總」出之以「成城」精神動員均為治兵之秘則，願吾人共勉毋！

望

費怒春

我們再看東方，美軍在呂宋登陸，使菲島的戰爭已進入最後階段，美國如果結束了呂宋的戰爭，無論登陸台灣或中國海岸，均足以完全切斷南洋的交通，從海上腰斬日本的陣容，日軍早已計及，所以拚命在中國大陸上作戰，以打通在遠越南的道路，並鞏固粵海峽口廣州香港等處，這個陰謀在日寇方面已經大吹大擂的說他們已經成功了，其實這個大陸交通線，不是在短短的時期能夠使用的，假如在必要之時，美軍能夠在廣州

登岸，直搗衡陽，則日本大陸交通又被切斷，作者相信這個計劃，有實現可能。

政府已發給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這十萬大軍，都是新式裝備，以國軍在滇西及緬甸的戰鬥經驗，我軍如果有了新式武器，一定可以打倒頑強的敵人，數月之後，我軍如能配合美軍在東南海岸登陸的進攻，則在大陸上腰斬日軍的陣容，亦不成爲問題。屆時日軍一方面只有退守敵寇本土，一方面固守華北，而殘留南洋之敵，只有「全負戰死」。

蘇聯在東方絕對爲一要角，對於東方事件，決不願甘寂寞，同時蘇聯對有歐亞兩洲，東方的問題，如果不待蘇聯參加，亦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所以蘇聯參加東方戰爭，也是一個歷史的任務，日本退守華北東北四省，與其本土之攻，其困苦必更趨強，屆時必須蘇聯參加，始可以提前結束戰爭，實現和平，從這一局勢發展下去，日寇的命運也許可以延長到明年，而始能終止。

我們抗戰，已經八年了，在過去的奮鬥過程中，完全以堅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戰勝強敵，即是我們的勝利，我們從卓著苦鬥的當中，博得了世界的同情，到現在已經是盟國中重要之一員，今年的局勢，全部必然好轉，我們應乘此千載一時之機，建軍建國，十萬知識青年軍，已經號召完成，目前都在加緊訓練之中，就一般情形推量，三個月訓練，一定可以獲得相當成就，在這三個月當中，從中印公路運進的物資，絕對是使十萬知識青年大軍，完成美式的裝備，再能加訓三月，則十萬知識青年大軍，即可完全成功，彼時太平洋的局勢，已經大變，吾人配合美軍海上攻勢，加緊反擊，日寇的路只有死的一條了。

現代的戰爭，是國力的戰爭，如果沒有充分的經濟基礎，不但不能抗戰，亦不能建國，我國重大的缺陷，就是產業不發達。所以一切落後，無國防，因此被敵人蹂躪，目前迫切的要求，不僅要驅逐敵人，而且要使國家工業化，現在，戰時生產局，已經成立，顧名思義，他的責任，只是生產戰爭上所必需的物資，但是戰爭上的基本工業是重工業，而重工業爲一切工業的基礎，所以戰時生產局的成立，無異是國家工業化的起點，戰時生產局定成立於二十三年的冬季，他的工作的開展，應該在二十四年這一個年度，我們相信這一個年度當十，不僅能夠把舊有的工業加以調整，一定能夠使我國的工業突進，在工業史上開一新紀元，而更使國防工業臻於鞏固地位。

關於中央人事方面，自調整以來，均在積極整頓之中，財政部業經調整稅制，簡化機構，使所屬機關分別裁併，尤如起撤消海關監督卡，及取消海關專賣制度，使一般敵人，得到營業上之自由，而起的，必有更偉大的革新，在一年中，必可以樹立建國的基礎。

最後我們要說明的就是關於民主憲政問題，世升大潮流，已經趨向民主，中國革命，也是爲了民主，所以中國走向民主，是毫無問題的今年，向主席尤且誓詞，提出了於攻勝利後有基礎即可提前召開國民大會之決心，我們相信在三十四年當中，一定可以以攻，並能獲得勝利的基礎，所以國民大會的召開，也一定在今年之內，這是國民黨革命的既定步驟，勿庸懷疑的，如果利產民國的口號，對於現局勢保持態度，使國際地位不能提進，決不是人民一致的願望，所以我們展望二十四年的前途，完全樂觀，但需要我們團結和努力。